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都官集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馬啟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監生臣陳　初

謄錄監生臣程廷璋

都官集卷五

宋 陳舜俞 撰

奏狀

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狀

熙寧三年五月具位臣陳某準州牒前後録降勑命及轉運司牒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榜等近准勑條將常平廣惠倉錢斛依陝西青苗錢例每於夏秋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酬價立定額支每斗價例曉示召人情願請

領隨稅送納斛㪷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並許從便雖時價極貴比之元數取利不過二分即不得障遏民戶不令請領及有不願請者亦不得一例抑配者臣伏見民間出舉財物其以信好相結之人月所取息不過一分半至二分其間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時之幸雖取息至重然猶不過一倍比及收斂或齎持饋餉務為歡悅詣門負載不責輸送或始約緡錢而償穀粟始約粱稻而償布縷斂者以得為幸償者不一而足至有改

為後期變取庸債下雖魚鹽薪蔌耰鋤錡釜之類皆以其價取之蓋苟不務此貧疾逃亡空有質劑官不為理此天下出舉之常也今朝廷所置官局募民以青苗貸取錢斛以為寛農賑乏之恵故所設法概以周密出舉給納皆從民便然要之人情以米粟出納不若用錢之簡便也今使有司必約中熟為價貸民以錢度吾民非歲大稔米穀至賤亦必償緡錢而出所謂二分之息耳然所謂二分之息者今約為六月而以筭數求之在民

間一倍取之於民猶足為補助盖不思責辦州縣期會輸送卒無逋負之理欲如私家雜償他物勢亦無由倉庫給納人情乞取如影隨形雖臯陶設法而身行之亦不能盡㠯之民間取與相安而無督責威刑之懼臣以謂雖曰官所取之息尚輕固已不減民間一倍之重矣勑意又慮州縣不能曉知新法之意而以錢斛抑配百姓故復申飭講解著為條約然臣體問方今小民匱乏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勝計為國論者反

憂抑配斯過計矣盖譬如孺子見飴蜜必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疾今為民官長止其窮濫不使受貸輕費終蹈督責之困愛之惜之不為無意臣又比見民間挾豪勢欲為傾奪人之計者必先多以金帛陽為好言以相假借又包藏徼意謂之書契不收其利乃使愚夫騃子不思後悔怙然坐費以及期會因躡其無所償之時痛為追逐始既未嘗論利則訴於州縣州縣不得不受公私交廹禁錮鞭箠日以危急故能

賣其田宅傭其妻孥如此者多矣故世之有識者老誠其鄉黨賢父兄誨其子弟未有不以貸貰逋負為生事之不善也昔者祖宗著令諸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保全元元之意盖深遠矣今乃官自出舉設為賞罰奬勸惡吏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亦已異矣且臣再讀詔書以謂振民乏絶抑兼并法無出此及見有司申明科條又使十戸為甲甲中須有上三等一人充保浮浪無抵當之人不得一例俵散夫謂

之浮浪鄉人之所不保止是乏絕至甚濱於轉徙溝壑之人今固不蒙其惠矣復欲藉此以抑兼幷臣恐法終行特為天下兼幷之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倉非能人人計口而受餉也蓋市井田里常有穀價踴貴之時官以常平之粟減價賤糴則積穀者自然不得復珍市深藏以邀貴價於是生民隂受其賜矣且如越州去年民田未嘗有水旱螽螟之災只因隣州不稔米商罕至穀價日增本州以常平倉米自正月出糶至五月

凡四萬五千餘石乃僅能裁止貴糴民免艱食以一州而言天下理勢畧同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為青苗唯恐不盡使倉庫既空饑饉薦至則兼并之民必乘此時有閉糴而貴糶者未知州縣將何法以制之斗粟萬錢未可知也此豈不為兼并之利哉臣又竊謂兼并者之計今官既放無庸爭利但可藏鏹坐待隣里之人逋負青苗惡吏嚴督之時賤買人之田宅和質人之妻孥而已臣故曰此特為兼并之利也詔意又恐州縣避事不務

推行新法抑遏人戶不肯俵散是尤不然臣嘗私為州縣主者之計今必使奉行新法姑縱之貸亦不患斂之之難也葢朝廷設法已分為夏秋二料五月放秋料正月放夏料所斂秋料正在正月間所斂夏料正在五月間不過給秋料使以納正月所舉者給夏料使以納五月所舉者則其出民力者但計所當息錢益所給為所納耳若然則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輸息錢無有窮已萬一如此則是別為一賦以敝

生民非朝廷王道之舉也臣雖愚闇嘗深世務官於縣道職在愛民今不敢苟免按問雷同官吏誘陷小民日入困敝在犬馬之心亦深惜輕誤聖朝別生此賦所有青苗新法難以奉行謹具狀自劾以聞伏候勑旨

制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樂根於心著於日用達於天地之化百物之産隆古聖人重之故分命夷夔以治其精後世文勝

貫衰一奉常掌其粗足矣矧卿不常命惟貳之置爾以掄魁之望發名父之傳事親從兄仁義充於一性而禮以節之樂以樂之無非實理出揚濡轡之光華入總容臺之制作孰非實用哉世教之防範不立人心之情僞益滋借鉏取帚拔劒擊柱綱常幾少隳矣爾其思辨上下和神人之道以暢所學可

論

救治論

世莫不思治而治未必至者盖措非其道而復怠之也古之善為治者必思有以教之不教其民而欲治之至古之時無有也必思有以富之不富而欲教之至古之時無有也既富而教行而又勤思力為不變其久而遲其誠後之治不然不測其端而惟其末之求或從而忽之而博其所以治甚者淫邪酷暴之政無所不到此治之世所以常少而不治之世常多古之時富之有原教之有端井農之地使其業不浮中民之富使其求易足

無煩横之費以蠹民之貨無兼并之俗以奪民之財與夫山澤百物之税無一至于民故饑不困乎食寒不困乎衣然後先之以教之意親我所愛也而恩達乎天下矣幼吾所恤也而惠達乎天下矣愛吾愛以及人之愛天下相勉于仁矣利吾利以及人之利天下相從于義矣既又慮其末也有庠有序儒而業師而教俾其誠意相固信讓相篤怡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禮以相交而又賓其賢者能者而長之治其所未至治之而不帥則

屏之與其思而遷善也又其不可則刑之非私也天下共之也故恩之浹于民也周而被之者廣教之及于物也洽而感之者深然後與之安而居則和而可保與之危而守則確而不怠此古之時富之必求所以富之之術教之必求所以教之之原如古之無是則民之不胥而為盜也蔑矣古之能舉者唐虞三代而已故其民與其昆蟲草木無一不蒙其澤者易曰信及豚魚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牛羊之賤不忍不仁豚魚之微誠

足以及之况其他者乎此其深根固蔕長生粹治之極也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過於漢唐漢有天下更二十四君四百餘年其治獨言于文帝唐有天下傳世二十而可稱者僅一太宗焉文帝太宗有治天下之才而又有治天下之心然而不得與三王同者盖其禮樂制度不能盡憲三王而為也夫以孝文之德太宗之明當時之輔佐既賢且能而又不至况又不為孝文太宗者乎故漢之亡也非衰微而亡迹孝武而亡也唐之亂也非

削弱而亂迹明皇而亂也是豈不乘強盛之勢有治天下之資而亂且亡者蓋措非其道而怠之也果二帝能純先王之道而孝武明皇復繼之以不怠則奚所而不至耳方今天子仁聖富有四海之廣萬物之税皆竭于上比之三王之資不為不富也賢能佐職中外之臣舉數千員而又歲詔四方之較于有司者幾萬比之三王之士不為不多也然而財不足給于用能不足充于官而治未臻乎極致者何也得非民之財雖竭于上而費

之不節地之力雖盡於下而民之豪且兼儲雖運而兵之食或浮官雖進而使之源不澄士取或非其術而濫者進令下不堅其守而民之揺上之操者日益勞下之供者日益艱其政日離其民日危夫有四海而又有多士之資復遇天子之仁聖財不足用于上而民既困能不足備于官而教且惰禮義不足道于人而不已驕制度風俗皆未至于古之治者將非為今之計姑欲其速利而未嘗志于其民也為治而不志其民烏乎而治也

幸而有志于此則曰能富之不求所以富之之術能教之不求所以教之之原舉是而為治幾何而不至于弊然則將有為之則若何曰立其制限其土省天下之浮費而明先王所以富之教之之術而以導之使忠信孝悌充塞于四方上下民奚讼而不治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其可也

臣難論

臣非難於必治而難其所以治臣之於君也可導而莫

為導之而又啟其非則世之所以為能臣而古之所以為盜其君也古之善臣其君者舉其君日聞正言見正道左右前後百執事之賤舉皆擇正人而為之助宜其日入於善而紀綱正道德洽深根固蔕浸明浸昌而不拔者也不善是者反此姑一時之安曰吾能致其君國富兵强寧且安而已奚暇紀綱道德之為哉有從而詆之則曰彼道迂闊非切於務抑吾君未必能也甚者或從而陷之於姦邪淫僻無所而不至噫人臣之大患莫

大期君於不能為當其未事而莫之導已事而聽其為此古人所謂赤子將不及乳於其母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根之厚者葉必茂三代之時其興也皆二三百年生民舉見聖人之治而不及於亂及其衰也雖庸君暗主亦二三百年而後已興與衰奚其久而延也周公之聖伊吕之賢輔翼其閒其致君功德不以非聖之道啟其君故其道正其根堅且牢雖其衰也猶有先王之化漸漬之深其久不絶宜矣三代而下强而起者不數十

年及其衰也亦不數十年而國統絶滅者何其速而易也管仲之權商鞅之術為之贊佐汩先聖之法以罔其君故其道不正其根易揺雖其寧也紀綱巳内壊况其衰也烏能久而不絶哉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夫以三代而上豈盡聖且明太甲啓周成弱三代而下豈盡昏且亂齊桓之畧秦孝之勇非有伊周之道以正之則太甲周成未必至于聖而管商之徒不以非道啟之而一束以先王之法齊秦幾何其不治且明哉

但為伊周者其心常恐其不正管商之心奚為不正哉民焉富而已矣國焉強而已矣奚為而不帝乎曰帝不可也奚為而不王乎曰王不可也槌提仁義絶滅禮法以愚民志以啟民亂誣惑其君以至於霸則管商之心其不仁已乎噫周公不世出伊吕不時生有焉不幸而出於齊秦之世而為管商之術以啟其君則帝不帝王不王治奚從而至哉抑其所負何如爾今之臣其君者欲致其君一臻於三代宜乎取斯以為鑒爾

都官集卷六

宋 陳舜俞 撰

說

進治說序

臣竊謂前世君人或因天地之變乃下不諱之詔以收羣策以承天意未有若陛下盛德日新區宇晏然而憂勤補察招納忠讜於太平無事之時故間歳德音一下若士類若臣屬靡然應書以起巍巍乎帝王之髙致百

世無有及也已惟是承問之臣牽拘時文習溺進取未有能為陛下極興治補弊之要建持盈守成之策以副虛懷臣實恥焉況今天下雖安王道之决生民之病豈特一二而已安而必思危治而必思亂故能消禍於未萌垂世于大定耳臣嘗為陛下思之思之不能默已嘗竊有述焉摠五十首離其篇為上下上篇言皇王之軌法兼明當世所未至下篇指國家之蠹敝要以施行之便宜臣雖鄙陋盖得其略矣合而名之曰治說言執是

以往天下可得而治也至有權倖之所避忌安危之所深繫朝廷之所宜憂臣既以言責充選無復回隱以取容悅惟陛下察焉

說御

說曰王良善御雖奔踶之馬泛駕之轡無不服習由銜勒之持者在己而制使之得其理也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也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九州萬國其所持者莫不在天子而制使之者皆吾法與命可謂善御矣夫爵

以御德天下貴貴而尚賢故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賞以御功天下事事而尚力故詩曰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刑以御姦天下惡惡而尚恥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職以御百官官人以位而奉常責故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朝貢以御諸侯中國持籍而莫敢廢故詩
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地著以御萬民則四方不易業
以事上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征伐以御不庭則
風諧所可及者莫不面内而服從故詩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君人持是數者以立於四海之内故謂之不失其御在易之乾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君者臣之御也坤曰履霜堅冰至言陽者陰之御也蒙曰擊蒙利用禦冦言朝廷者四方之御也剥曰貫魚以宫人寵言君子者小人之御也師曰王三錫命懐萬邦也言賞者德之御也噬嗑曰屨校滅趾无咎言刑者惡之御也嗚呼春秋之時天下可謂無御矣弑君三十六君臣失其御矣滅國五十二諸侯失其御矣戎諸侯相盟伐吴楚越

之君日交於干戈四方失其御矣水旱螽螟大饑告糴山崩地震萬民失其御矣齊有田常魯有三桓晉有六卿其爲竊盜逃奔不可勝紀盖天下刑賞蕩然無御矣當是時也龜鼎不足以重世位號不足以存天下然而或維持而未亡者恃諸侯不以位號爲美而不欲爲如欲之其勢振槁耳御之不可失也如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夏之亡非桀之罪也太康失其御十五世矣商之亡非紂之罪也帝甲武乙失其御九世

矣周之亡非赧之罪也平王失其御二十二世矣秦二世而亡由知御不知德知君不知民漢王功臣不制九國文景雖治而其御先亡其後東都中興或者天未厭亂彊臣大豎提三尺之孤號命天下十世之御不道也唐初武德貞觀之御可謂美矣然永徽之後顛而復扶危而復持天下之御無常或入於强臣哲婦或在於宦官宮妾君子謂天祐之亡由亂始於永徽而天下不可復御矣噫御者天下之要勢禍福之機也其勢具其機

存高臺廣榭天下不為害繁聲麗色天下不為蠹金玉冠佩天下不為費狗馬馳騁天下不為耗其勢移其機失茅茨土階不足以制强梗宵衣旰食不足以威禍亂堅甲利兵盜賊之用也高城深池諸侯之利也然則為天下者將不失其御如之何曰為君慎名器明法以治臣下名器者御之力也名器一失猶轡而不銜韁而不持其為踶齧馳躍之患不可復駕必矣法不明猶孺子攬六轡而致千里中道竊發將何以御之故傳曰名器

不可以假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皆御之謂也臣愚不佞故為御說

說用

說曰六經之旨不同而其道同歸於用天下國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從之非以華言單辭殊指與義為無益之學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也書有典誥典誥者治亂之用也詩有美刺美刺者善惡之用也春秋有褒貶褒貶者賞罰之用也禮有質文

質文者損益之用也樂有雅鄭雅鄭者性情之用也故深於易者長於變深於書者長於治深於詩者長於風深於春秋者長於斷深於禮者長於制深於樂者長於性學者有六失教者必知之玩爻象而不明乎得失事辭命而不濟於治亂考風雅而不適於善惡探筆削而不行於賞罰明制度而不通於損益知聲音而不及乎性情此學者之蔽天下國家之大患也君子研乎動靜之幾而不失其正明乎進退之時而無有悔吝則深於

易者也裁制天下而畫一號令於臣民之上而民聽以服則深於書者也始於家人終於國俗樂而不淫正而不雜則深於詩者也進賢退不肖懲惡而勸善則深於春秋者也殊文章異器械經制立而分不亂則深於禮者也其民安以樂鼓之舞之而不知所以然則深於樂者也伏羲神農黄帝通其變而民不倦易之用也堯舜禹湯揖讓征誅而天下信書之用也太王王季文武之化夫婦以正朝廷以治詩之用也三代之治君尊臣卑

君令臣行强而不幷弱衆而不暴寡禮之用也倉廩實衣食足養生送死而無憾樂之用也漢之中興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以繩臣下春秋之用也是以君得其用為經術之君臣得其用為經術之臣舟航具而不能渡江河弓矢調而不能射正鵠非舟航弓矢之惡人之不為用然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以其濟於用也嗚呼聖人沒燔於秦專門於漢下至晉宋齊梁魏隋唐之間人知訓詁而不知經斷析其言而不顧理散而為章句竊而為

進取之術君子不以為成德小人假以文姦言甚哉生民不見六經之用久矣天下國家安治乎朝廷文明格天禮義成俗邊塞無荷戈戴冑之叟閭里有絃歌羽籥之童而自建學養士師儒明以經術學者靡然嚮風矣陛下垂精稽古退朝昃晏博延儒臣分講經藝吁自漢唐以來斯文之盛未見其比也然臣尚有疑焉陛下尊經勸學三十餘年矣謂嘗為易矣當世之事庸有當變而未變者乎謂嘗為書矣朝廷之號令庸有出而不為

斯民之所鼓舞者乎謂嘗為詩矣庸有人倫風俗不惇睦於禮義者乎謂嘗為春秋矣庸有姦人幾幸賢者退而窮處者乎謂嘗為禮矣庸有經制未具而縱侈不節者乎謂嘗為樂矣庸有疾苦愁嘆和樂斯缺者乎今天下雖治不能無數者之弊由庠序雖設不官師儒經術雖進未能忘章句學者探訓詁而不求聖人之心士資為進取而不知為天下之用雖陛下虛懷高議側席異聞而承學之臣固未有懷經濟之謨探帝王之術傅會

六藝以奉清問不過離析文義揚搉同異是未副陛下問道求治之勤也人亦有言勛華無講解之辭啟誦不為章句之學皆能躋民仁壽垂世治定不以能蹈道適用而已乎臣愚不佞故為用說

說復 原闕

說變

說曰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極天下之事業者不過斯言也物生必有窮窮而不變是絕物也上古之治

嘗以為法窮而不能無亂故聖人為之作耒耜以耕稼為之作網罟以佃漁為之作棟宇以居處為之作舟楫以濟不通為之服牛乘馬以致遠為之立書契以信為之日中為市以易有無為之栽棺槨以葬為之為弧矢以禦為之垂衣裳以治天下伏羲傳之神農神農傳之黃帝黃帝傳之堯堯傳之舜所傳者道所相易者變然天下之能事畢矣夏之衰而商變之商之衰而周變之其言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然忠質文相救之謂變為是

說者其賊道矣道不質不文三王本人情而皆有敝不可易者道而所可變者敝也奚文質之拘而不為人情者乎周之敝極矣為秦者宜變之而代之以亂政故其民魚爛不可復治漢變秦之苛而不變秦非先王之法故其治不及三代下至乎晉宋齊魏梁隋之相代猶抱薪止燎推波障瀾君子未見其能愈也隋之亂固甚矣而唐變之而房杜數子者卒有愧於禮樂君子知其變而不至於治也國家剗五季之亂纘百王之緒垂萬世

之業而斯民出於塗炭沐於清瀾脫於囹圄縱之寥廓外無强臣跋扈之患内無刀鋸慘酷之刑盛哉哲王之變百世所不可及也然鹽酤茗筭者五季之禁也朝廷利而不知革一土十稅者五季之征也朝廷斂而不能弛張願待餉者五季之兵也朝廷姑息之而不知教侮中國求貨利者五季之外域也朝廷恃而不知備禦者令其敝可謂至矣天下以禁犯法而人無完膚以稅入官而室無餘粟此二者恩澤不流而衣食不足上無以

固其下而民思為盜矣天下以十戶養一兵而兵不足以戰金帛以供誅求者無窮而中國之生則有限此二者窮下之利匱上之財非長久之策嗚呼其亦不變而已乎古人有言曰治國猶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理也為國不調不如更化臣愚不佞故為變說

說應

說曰天有五行五行相為氣而順沴之感一也人有五

事五事相為體而善惡之致一也君人者應五氣兼五體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源渾而流獨清未有能也昔箕子為武王言之詳矣若曰人君恭五事則五行得其性而庶應常休人君慢五事則五行失其性而庶應常咎一事之飭四事之備也一氣之順四氣之協也一應之美庶應之至也故肅而無不乂乂而無不哲哲而無不謀謀而無不聖是善惡之致一也雨若則暘若暘若則燠若燠若則寒若寒若則風若是順沴之氣一也堯

舜行德五事有不備者乎五行有不協者乎庶應有不至者乎桀紂行惡五事復備乎五行復協乎庶應復至乎宜箕子合而言之也說書者不以文害義然後天人之理盡矣京房歆向何人哉古之亂常人也其說曰五行五事不同而各有應天以一氣報一事是離而言之也信斯言天地之功亦息矣仲尼作春秋日食地震山崩大水旱災螽螟蜚蜮霜雹雨雪之不時皆書之是天子諸侯無有五事三德天寧諄諄以五行為周為魯為

列國之屬哉後之言災異者多矣天地變動日星失行陽愆陰伏草木人物禽獸之怪異君臣相與言曰政事不脩乎號令不信乎女謁昌而苞苴行乎佞讒進而正直退乎民貧而財不足乎然則其君聖其臣賢其國長久其天下大治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天地變動日星失行陽愆而陰伏草木人物禽獸之怪異屢至然而臣諫則君怨君憂則臣辱政事廢號令不一廢興出於女謁許諾成於苞苴讒佞以進正直以退

民貧而無告財匱而不節然則其君蒙其臣壓其國蹙
其天下禍敗故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
莫懲嗟噫天之愛人君亦至矣甚治之世災眚變異猶
至若曰治而毋泰安而毋驕有其治者亂恃其安者亡
堯之水湯之旱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成王之禾是也
天下治亂相勝其災眚變異屢至若曰不悔不治不革
不安危而猶可持也顛而猶可扶也齊之景公西都之
武宣東京之章和晉之太始隋之仁壽唐之天寶日星

水旱雨雹風震之變怪甞不可勝紀也天下大亂怪異大至若曰無可為也不如啟後之人而有鳳凰麒麟出馬春秋之定哀漢之桓靈晉之隆和隋之大業唐之僖昭君子不復道也由是言之天人相與之應甚可懼也故善為天下者欲觀災祥必觀其國其君明薄蝕不能使之昏其臣忠義地震不能使之叛逆宮闈正社稷固山崩川竭不能使之潰亂政教明備號令齊信雨雹霜雪之不時不能使之廢忽民知禮讓倉廪實衣帛食肉水

旱爞螟不能使之饑寒明王濬哲雖覩其國如是且不敢康寧而忘戒懼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明王明德以恭己至誠而側身然後變應之咎消而平和之美格矣君人者損一服減一膳避一正殿下一赦宥非消復之道也臣愚不佞故為應說

說柄 案永樂大典此篇原闕惟重字韻內載都官集說柄云君子之責己也重故人之責賢者備陳壽之才郄詵之孝猶所不免淸議之重其可逃乎計三十四字謹附錄原題之下

說幾 原闕

說權　原闕

說上　原闕

說學　原闕

說教

說曰先王治天下何嘗不以教為首務乎天生民知其無知而樹之君以教之不教之殆不知天矣乎夫教者非由天地生非取諸外而付於民先王因民有是性而著是教故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民生而知愛其父

母故教之孝知畏其長者故教之悌知敬其相親睦之端而教之仁即其羞惡之心而教之義是以先王之教不肅而成其化不言而致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古之民也提孩有教少識禮義長而如自然三代之民是也後禁亂焉而後治幼而不遜悌長而知服禮義之化後王之民是也目不見善習耳不聞善訓生相與為偽死而無所知亂世之民是也三代之民其為善也固後王之民幸以免亂世之民不幸甚矣非性然

也古者家有塾里有序鄉大夫鄉先生朝夕坐於其中而告其人曰孝而父母順而長勤而衣食子固視其父之孝以事其父弟固視其兄之悌以事其兄其所以為衣食之道皆習見於人人之所為教之者既如是相與日見之者又如是夫安有非僻詐偽奸其間哉然猶未也又為之冠婚以教其别為之養老以教其孝為之鄉飲酒以教其順為之食饗以教其和樂為之宗廟以教其報本古之於其民若是其親且厚勤且至也故詩曰

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
車謂之載之嗚呼今之民其亦不幸于古也甚矣世非
有古之學也人非有古之鄉大夫鄉先生也其為孝弟
仁義衣食之道既非有上之人諄諄教使之老者曰從
我者神背我者物必棄而孝弟仁義衣食之道故其民
悦而從之四而五佛者又曰從我者天背我者地必棄
而孝弟仁義衣食之道其民悦而從之四而六古之人
人自養也今之人出乎孝弟仁義衣食之外則人養之

其為安且利如是故不待教詔而趨也古者異端之入於中國則驅之執左道亂政則殺之今也為之華館宇以居之為之制衣服以文之為之設表著以尊之為之立師長以主之為之復賦役以安之其所以詔其民而趨之固諄諄矣柰何天下不胥而佛老也然而猶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道存焉者性之善本然也抑先王之教與天地相為久而未之易亡也然千室之邑游惰不翅數百家六親不和子悖其父弟犯其兄天下之獄

嘗居其一二俗恬不怪甚者長吏惡而不之詰又不可
勝紀況奸狡詐僞之出皆百倍于古而莫之能勝也莫
重乎父莫愛乎母而民猶有犯者非其性也是生而不
聞教勗之語長而凶狡無攸知上焉者遂從而殺之是
罔民也非天之所以樹吾君為民之意也然則如之何
曰在教之彼孝弟仁義民皆有之火而燃之泉而達之
莫之能禦也今夫抱關置吏百金之利置吏老佛之宫
塔置吏又從而殿最勸阻之至於教民之官則不然不

可謂教也然則又如之何曰在尚之彼老佛者非獨能呼吾民而歸之由上之所以尚之者至也今夫老佛之徒則復之孝弟力田士民則不復也不可謂尚也吾君教之果如此吾朝廷尚之又如此其民之性又如此則老佛者不能吾奪也亦幾乎息矣臣愚不佞故為教說

說化原闕

說政

說曰五帝之後不可以言化三王之後不可以言教有

天下國家者亦有政而已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百姓莫敢不正然則人君之所為者莫非政也禮者政之序樂者政之和賞者政之勸刑者政之威法令者政之文此五者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政無過於此得人以存失人以亡盧醫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脈君子不觀天下之盛衰而觀其政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夫觀政之術有四不可不知也有保民之政有强國之政有救敝之政有維持之政保民者

王强國者霸救敝者治維持者亡不可不知也先義而後利先賞而後罰先民而後國此保民之政也以利濟義以罰助勸尊其國而服其民此强國之政也不考其故不泥於義動之而後安變之而後信小德大賞而不為僭小罪大刑而不為虐此救敝之政也所循者敝事所守者敝法利不勝害義不勝悬號令具而不信典刑存而不舉此維持之政也維持雖安其勢先亡矣論者以保民為迂濶强國為苛撓救敝為不循法維持為無

所事悲夫俗儒不達為政之義甚矣夫五政具備有禮之序有樂之和有賞之勸有刑之威有法令之文美哉教化之助也權衡者輕重之器權衡常存而輕重有所不明繩墨者曲直之器繩墨未嘗亡而曲直有所不白何哉用與不用之異也威儀等級不足以為禮禮者天下之分分定則政定聲音羽旄不足以為樂樂者天下之和樂備則政備不愛軒冕不貴爵祿不足以為賞賞不在大亦不在小加有功不及惡德則政有勸嚴鈇鉞

治囹圄天下之吏日奏殺人不足以為刑刑不在酷亦不在宥正有罪不殺不辜則政有威典章備具不足以為法文告迭下不足以為令具而不舉者虛法也下而不信者徒令也令夫禮樂一不備賞罰一不當法令一不行君子謂之敝敝而救之則治矣一不救者百之始小所忽者大之基起於茍且而成於壞爛習於維持而終於覆亡此前世之所鑒也惟陛下慎之臣愚不佞故為政說

說刑 原闕

說仁 原闕

說義

說曰今夫天下所以晏然長久而無淩暴侵削之患者豈人力也哉是以有義然也苟無義則君不得而有其臣父不得而保其子況尊親者乎是故仁以義爲紀禮以義爲數智以義爲分信以義爲辨堯舜之仁不徧愛故親乎九族百姓而及乎萬邦黎民夏商之禮不徧祭

故先乎宗廟社稷而後乎山川鬼神孔墨之智不徧學故賢乎仁義忠信而愚乎射御書數桓文之信不徧守故正乎號令刑賞而譎乎制勝強國是皆義然也方義之行也廣任萬物而不為侈狹制一毫而不為約其進者雖犧牲孺子不為之後其却者雖天地聖人不為之先義之勝人可謂至哉是萬世之所奉百王之所同也然視三代之下義不足道也漢除秦苛法而一切寛簡遂除肉刑是謂愛而不知義文景躬自菲約而天下縱

侈由不著經制是謂儉而不知義光武親於求治而責任臣下終以刻急是謂明而不知義隋文皇親決萬務而日昃傳飧是謂勤而不知義唐太宗好賢受諫天下大定而不及禮樂是謂治而不知義其所可易也裁布帛制酒醴使仰足以事六親俯足以容乎一身而已矣天子者宰制天下使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九州萬國下而草木禽獸無一不由其道其所以為義事也其所以布義法也其所以守義志也而後可謂義備矣制民者

使富者日削奪貧者日窮蹙鰥寡孤獨流徙而無養由名田無節而賦不均是養民之義失矣官人者使賢不肖貿亂小材至乎大任大賢有以窮處由科條不精而仕進不勸是任賢之義失矣主政教者使令數下而詐屢起法素具而刑日煩免之無恥而惡不禁急之嘗有無辜而死者由民不素教而俗不美是教刑之義失矣治財賦者使山澤不與民同利野田日匱而府庫猶不足由取之不以道而用之無度是財賦之義失矣治甲

兵者使卒驕於姑息將竊於利祿敵國內侮而無所禦由茍而忘戰不慮患而無備是甲兵之義失矣明王建當世之策致無窮之福必先脩五義救五失然後羣生昌遂而天下長久惟陛下思之臣愚不佞故為義說

說禮

說曰天地之始一氣之孕也清轉而上濁運而下故有天地之别别者禮之始也人禽獸命於兩間群然而行傾然而立而人不知為貴於禽獸其間聖人作始教之

巢窟為宮室羽毛為麻絲飲血茹腥為稼穡烹飪虎兕驅於山龍蛇放於海馬乘牛服而人知自異於獸蹄鳥迹而不知所以為貴於禽獸者禮之别也聖人又教之為朝廷君臣焉為閨門父子焉為男女婚姻焉生有養而飾其愛也死有喪而文其哀也降至後世聖人者欲為天下大治國之長久故事為之節文而謹其章别士摩于學農耜于野工器于府商貨于市而不相雜車服器械五色五章雖至纖至悉而無不治其禮大備矣此

禮之大原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分義定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夫禮有五皆所以安天下之分明天下之義也故朝聘之禮所以明君臣也喪祭之禮所以明神人也冠昏之禮所以明男女也射鄉之禮所以明尊卑也軍旅之禮所以明中國夷狄也分義不失苟無禮君子謂之野無分無義禮雖存君子知其將亡也故周旋裼襲禮之文也童子習之籩豆簠簋禮之器也有司掌之天下雖亂周旋裼襲人皆知之國

家雖亡籩豆簠簋猶有存者是以君子不貴也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可損益者文質器械禮之末也其不可得而損益者分與義也分義者百王之所同也甚哉無分義之禍其大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無禮有六人禽獸交於中國謂之亂君弱臣强謂之叛父不慈子不孝謂之逆男不正乎外女不位乎内謂之乖四民易處謂之奪車服器械無節謂之蕩是

不曰速禍之道乎故觀天下者觀禮觀禮必本六者此明王所以慎固其正爲防禍於微眇之術也俗儒不達六禮與天地同别而諄諄講文質辯名數以爲天下之禮信乎邈其不可及也臣愚不佞故爲禮說

說樂

說曰乾覆坤載陰陽亭毒雨膏雷動草拆木茂蟄蟲昭蘇禽魚跳舞而樂行於天地之間矣人之爲貴於草木禽獸而立於天地之中則又有心知血氣嬉歌聲吟感

物而動樂之道形矣夫物之感人不同而人之應於物有喜怒哀樂之變故其聲喜者發以散其聲怒者奮以厲其聲哀者悲以殺其聲樂者諧以緩其聲愛者柔以易其聲惡者憤以起其聲欲者蕩以亂此七者非中庸也先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聲不能無變故涵之以仁教之以義節之以禮一之以信使富不期侈貧不至約强不𨗇弱衆不暴寡天下無不足疾痛淫泆之過故其聲法於中和而無有一物暴戾邪僻干於其間者

矣夫樂者五常之正性而中聲之所止先王因其聲故作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發之干戚羽旄綴兆疾徐以文之故曰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斯禮樂之極致也黄帝之咸池少昊之大淵顓頊之六莖帝嚳之英堯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商之濩周之武其名則帝王之殊其聲則天下中和之聲一也桀紂為君日奏夏濩禹湯之道卒不可見政非禹湯之政民非禹湯之民故周衰而韶之音猶存而舜不可見故仲尼曰不圖為樂而至於

斯桑間濮上之音作而鄭衛亡鄭衛之民亡非桑間濮上之音能亡鄭衛也孟軻曰今之樂猶古之樂王者如好樂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故君子曰孟軻可謂知樂樂有三一曰實二曰文三曰器所謂天下樂誼民皆中聲樂之實也所謂干戚羽旄綴兆疾徐樂之文也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器也天下居其實王者雖未作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實不存雖有臣如夔曠有舞如韶頀君子謂聲存而樂亡矣臣伏謂國家德澤

滲漉百年矣民思五代之塗炭而被朝廷之膏澤此韶
濩之實也然今天下承平寖久十稅不弛而民貧四禁
日苛而刑不措和樂之實缺矣以一祖二宗之文武合
為干戚之舞是謂文不足雖夫詔儒臣訪遺逸較律呂
之長短辨鐘磬之清濁而且雜是非之異論參禍福之
拘忌臣不知其為樂也然則如之何曰先之以實中之
以文終之以器則樂之道幸矣臣愚不佞故為樂說

說智

說曰人孰不智孺子生而呱呱哺則止而張頤智之始也長而惡其裸裎知蕃飾之以衣冠羞其惷愚知節之以辭讓智之端也及其學也服牛馬秉耒耜少者芸于畝老者饁於疇農夫之智也運斧斤謹繩墨大而為室堂小而為桮棬百工之智也走舟車稱衡權轉徙乎闤市交易乎有無賈者之智也環佩於鄉絃歌於堂言稱聖人行法先王士者之智也男子又有射御書數之藝女子則有織絍組紃之事無非智也任有大小智有勞

逸有匹夫匹婦之智有一國之智有天下之智天下有道大智任小智役大智常逸小智常勞天下無道大智巧小智愚大智常勤小智常惰是故奉辭令治軍旅官無廢職使無辱命者大夫之智也朝不失時貢不失賦甲兵强則寇盜息隣國和則疆場安者諸侯之智也賢賢而器士材百官以託萬事不出户庭而知天下者天子之智也材足以守列國不可以治天下謀足以富巨室不可以為諸侯況為天下國家者將以斷斷之智哉

詩曰我躬不閲遑恤我後此之謂也夫不求賢以輔佐則德日蔽而士不屬不度德而任使則官不稱而百工隳隳雖衡書累石衡室四聽神役而益困智勤而益塞猶舉網不以綱治絲而棼之孰見其理哉師曠之耳洞乎五音不可任天下之聽離婁之目千里而見秋毫不可委天下之視羿之射力足以引十鈞造父之御材足以致千里不足以當天下之勇天下之聽民無宽言士無遺賢然後謂之聰天下之視爵不踰賞不僭刑不濫然

後謂之明天下之力兵革不試夷狄不侮然後謂之勇故以堯審五音不如師曠以舜别五采不如離婁以湯武治射御不如羿造父詩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是非言威儀技藝者非君人之智歟周公曰不若旦多材多藝孔子曰吾能鄙事嗚呼周公孔子可謂兼之也不智其大而智其小不智其約而智其詳有天下國家之大患也臣愚不佞故為智說

說信

說曰大哉信之不可已也故聖人貴之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兵者天下所仰以安食者民之所賴而生較其愈而欲去之猶曰民無信不立或曰然矣其愈不亦甚矣曰五里之城十里之郭被甲而守荷戈而戰雖有强敵卒為安國國君失信三軍面外鮮甲以往倒戈以攻雖有武庫偶人不可以制使是吾寧去兵不可去信也匹夫行信毁瓦畫墁塗人餉之兼儲之家鄉隣惡之一日乏匱賙給不繼是吾寧去食不可去

信也故匹夫信於鄉黨卿大夫信於朝廷國君信於隣國天子信於九州萬國言之以其可復也行之以其可繼也言行者信之符也鄉黨之信薄而有質劑朝廷之信薄而有期會鄰國之信薄而有詛盟中國四夷之信薄而有誥誓古之民淳其言不約以孚其政不告戒而諭行斯不可得而見之矣故質劑具匹夫欲不信不可得否則刑期會明卿大夫欲不信不可得否則辱詛盟交國君欲失信不可得否則侵伐隨之誥誓行天子欲

失信不可得否則諸侯不臣戎狄叛雖有命令天下不以重取而順受是天下雖安而本實先亡矣商君相秦置三丈之木於南門而下令曰有能置之北門者賞五十金既而移者果賞之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去之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夫秦晉之君地勢不過百里諸侯隣國非所素保而樂受教也然能雄視其徒衡步於一時由民信其令而易制使智力贍而無敢抗焉況挾天下之勢臣妾內望而順聽其命用信之效宜如

何哉野人之信足以馴鳥獸況智者乎家人之詐不足以保妻子況重器乎今質劑之後爭奪不可勝紀天下之刑率百人詐妄者常三之一期會之下人臣或受而不集大祭享大朝會假告紛沓主者恬弗之怪詰是由上不貴信而下風不競天下營營相與而為偽也久矣甚者誥命一下其緊利害動民耳目亦至著矣百人是之一人非之則改而止及其復下民相與指謂不久亦改已而果然是朝廷之命不詳於謀始而慢於固守自

取輕於天下也天下之患民違君令其禍小民輕君令其禍大民違君令刑罰猶服從也民輕君令雖從而不畏矣命令者天下之命令也輕其令是輕天下也然則柰何臣固曰言之以其可復也行之以其可繼也言而弗可復君子弗言也行而不可繼君子弗行也曰又何加焉曰詳其始固其終則天下服從諄諄如四時矣臣愚不佞故為信說

說體

說曰自天地至於萬物皆有體與生俱生與死俱亡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也天以高為體失其高三光不著陰陽風雨霜雪不神則不得為天地以厚為體失其厚山川不持百穀草木不植則不得為地君以尊為體失其尊百事不治政令賞罰無所動於天下則君道亦幾乎息矣天不以巍巍為高不云不為四時相迭如受命故人信其能高地不以溥博為厚不斷不刻萬物生死不知有宰者故人信其能厚君不以位號為尊王公至于

百執事皆以職奉法于内外而能收神於無為則中國四夷仰之如天地畏之如神明矣百金之子為室堂坐於奥處出帛與金類材命工則其任也操墨縱繩號令短長不持斧斤則匠石之任也棟梁榱桷甍臬楔不責之衆工則般輸之巧不能構環堵之屋天下之治猶治室堂君則百金之子也三公則匠石之任也古者天子日出視朝命三公坐而論道至於經邦國調陰陽三公者猶曰有臣在非吾君責也天官冢宰率其屬掌邦

治地官司徒率其屬掌邦教春官宗伯率其屬掌邦禮夏官司馬率其屬掌邦政秋官司冦率其屬掌邦刑冬官司空率其屬掌邦事歲終六卿各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計耳故君常逸臣常勞君常立無過之地臣常有不任責之憂此所謂君得治天下之體得其體雖中材庸人維持拱揖垂世歷年雖有不治而不患乎亂矣為周三十世而七百年是也失其體雖雄材大略焦身勞思號令四海患至而不可救

禍轉而不可復爲秦者夜視天下之書程以衡石自謂威過萬古而不及二世是也典刑之亡天下不綱六卿之職合爲一今天子者是也古者有司之事總稽知名數與奪命於官長今三公六卿是也刑一有罪主法者奉法斯可矣如決於天子則刑法之體亡矣治一財賦主計者奉會計斯可矣卒治於天子則財賦之體亡矣天下之事分於百司百司之事一主於天子故君常勞臣常逸君常專受天下之責臣常逃一司之不任職此

所謂失其體雖君堯舜臣夔龍求天下無事且大定不可得也臣嘗聞崇政之一對延和之數刻百卒之長萬戶之佐皆徹于天聽命於德音垂精治平忘身憂勤然則美矣若視古所以治天下者之體豈不少異傳曰尊不尸小事卑不專大名為是說者可謂知體臣愚不佞故為體說

說制 原闕

說實

說曰實者天下之先務也實為成德名為虛位有名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循名而能致其實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者實之謂也仁者博愛之名也潤澤亭育仁之實也義者得宜之名也裁制畫一義之實也禮者恭肅之名也中正無邪禮之實也樂者和樂之名也天下無怨樂之實也曰詔寬大而市有不辜是堯名而桀實也居皐夔之位而不以皐夔之道事其君是臣名而盜實也古之君惟堯舜知其實

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命棄作后稷曰汝播百穀命契作司徒曰汝敷五教命臯陶作士曰汝明五刑命垂作共工曰汝若予工命益作虞曰汝若予上下草木命伯夷作秩宗曰汝典朕三禮命夔典樂曰汝教胄子命龍作納言曰汝出納朕命所謂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樂納言者名也都吁俞咨又從而戒飭之責之者實也故唐虞官皆百而後世稱治者卒不可及知實之效也不求其實雖命官百千相觀維持胥為茍簡

官有亡職職有廢事而望治定猶却走而追前也一扃之鼎烏獲不舉而童子挈之烏獲不用力而童子用心實也漢宣可謂知之矣故其說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愁嘆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自丞相至於刺史守相莫不考名實而致賞罰是以王成黄霸龔遂信臣之屬一出其當世此責實之效也令則異於是且如太常禮官也大理法官也將作工官也國子學官也今徒有位號之具而雜然貿亂下至

於領管庫奉簿書此所謂名不正孔子不欲為然猶未病也賢者退而窮處不肖者躡足以進宰相不之愧疆埸重壘卒驕力墮而不能教將軍不之恥田野不闢民窮而逃亡郡守縣令不任責吏侵侮暴横為姦贓獄訟究枉下無所措手足轉運提刑安樂之是天下名虛而實亡矣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曰我不貫與小人乘他日復往不終朝而獲十禽此以為善御蓋智者有所不為矣弈秋通國之善弈也專心致思則得

之出見鴻鵠而還持繒繳而往則不得之是無他顧加意如何耳臣竊以朝廷清明典刑照爛材智雜遝分羅臣工名實之治視古未及是弗加之意而已欲加之意柰何在責實責之則致國如唐虞稱治如漢宣孰禦哉臣愚不佞故為實說

說聽

說曰人孰無聽有蔽而不聰者矣有聽而不明者矣有不審其始而惑乎其終者矣夫如是奚愈乎無聽兩豆

塞耳不聞雷霆之聲非病也人知去塞而求聞聽斯聰矣姦聲奏則不顧雅頌之音諛言入則不受諫諍之忠且人不知其為病是以君子慎之故曰有蔽而不聽者矣詩曰我即爾謀聽我嚣嚣此之謂也君子知一己不足極天下之智必勤於兼聽悅於多聞然而不善善而受不惡惡以辭或以妄動為直或以膚𢜟為忠而樂告善道者亦怠矣故曰有聽而不明者矣詩曰謀臧則違不臧覆用此之謂也君子之聽必審其所從斷而不眩

其用故能智裕而善博德明而功成有兼聽之心而無兼聽之材顧好問之譽而無好問之實一人告之則推而往一人沮之則柅而止此聽者之大患也故曰有不審其始而惑乎其終者矣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是以君子知其然内有明哲之師恭肅之佐以謀猷弼諧論思之臣諫諍之官以補察獻替外則有慈惠之長廉刺之吏以敷納其治下至于百執事各以其職無不聽也而猶患其未也朝有敢諫之

鼓途有進善之旌士議於學農歌於野工託以藝商致以貨下至乎矇瞽癃殘之人或諷或誦無不聽也古之人既聽之又審之卒庸之又終之故人君立於無過之地而天下無壅蔽暴亂之政善聽之道備矣必亡之世其聽先亡必亂之國其聽先亂周景王監謗猶嬰兒之啼惡而掩其口非保子之道也秦亡於偶語之禁漢興不用誹謗之律是已然之效也可不慎與天下之治有善言無善聽有善聽無善言其禍一也言善聽善無善

行其禍亦一也善言不必善士故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亦曰不以人廢言天下之士常多取於言者又不間乎狂夫側陋是以天下之事不患無善言常患無善聽既患無善聽又患無善行天下有不患者一而可患者二故致治常少致亂常多噫其可忽乎今夫發言盈庭不簡之言滿天下故天下之事未嘗有不聽言之蔽而常有聽言之失姑息之言入而稔姑息之恩苟簡之言入而安苟簡之政夸誕之言入而隆夸誕之尚

非朝廷聽察之得也近言不可以謀遠疑言不可以慮斷鄙言不可以商恩屢言不可以謀約哲王留神於萬事而歸補於一聽不可不知也知聽不如知言知言不如知知治明主知治而天下治其聽無有失矣臣愚不佞故為聽說

說斷

說曰天下之達德三曰知仁勇知以慮之仁以處之勇以行之明王智燭萬物去枉而就正則濟之以仁知而

不仁其失也詐仁足以及萬物必勇以行之仁而不勇其失也惑故極深研幾智之妙也兼愛徧覆仁之粹也英斷力行勇之神也天下之事譬猶一車智為轂仁為載勇為御作車者功取於善駕謀事者成功於善斷故求治不如善斷善斷之治不失其御御失則天下之權失雖有小心不可善救且大治矣明察不如善斷善斷之察不失其機機失則天下之務失雖日用其明白小善而闇大理矣兼聽不如善斷善斷之聽不失其約約

失則天下之言失雖日勞四聰逐繁文而亡實理矣善賞不如善斷善斷之賞不失其德德失而豐爵重廩不足以進善矣善刑不如善斷善斷之刑不失其情情失而嚴刑峻罰不足以懲姦矣天下之計始於謀惟終於裁決天下之功敗於猶豫而成於果敢故鉛刀不用而鏌鋣為佩貴其能割也鸑斯為禽而鷹隼得飼貴其能擊也造父之遲疑不如牛車之必往孟賁之不忍不如童子之必殺萬物且爾況為天下國家者哉古者有善

斷之君求治如援溺坐而為擬議起而為功業革弊如逐寇朝為耗蠹暮為治定用賢如磐石則羣譖不能易其一信從諫如轉圜則衆佞不能反其獨察善必賞視富貴如棄鴻羽惡必懲雖用五刑如刈草菅當是時也朝無竊弄之臣下無覬幸之吏天下無優柔不決之病故天下至貴也堯舜斷而必讓水大患也禹斷而必治君臣大義也湯武斷而必伐兄弟大順也周公斷而必誅傅說刑人也高宗斷而必用少正卯貴卿也孔子斷而

必戮非天下之聖賢孰能與於是乎臣伏以陛下有日月之明燭理四海有天地之仁涵育品物而常念一日萬幾之繁有千慮一失之憂差若毫釐謬於千里故常兢兢然不以專制為勇諄諄然不以獨聽為聰大哉格王之存心乎柰何陛下之臣佐前不及臯夔後不及管晏是以聽廣而滋惑慮周而益疑以毀譽亂知人之明以成敗眩經世之智忠臣義士實為陛下惜之昔漢文帝知賈誼之材而不能用卒有長沙之恨唐憲宗明裴

度之忠而决於必使終立淮西之勲此斷不斷之效也古之人亦有輕斷而致亂者秦始漢武是也其由天資彊恐習為自用而不之悟與夫淵聖仁惻好善樂道之君豈同日而語哉傳有之寛者濟之以猛猛者濟之以寛水濟水誰能食之夫知所以仁之而思所以濟之則非發獨見之權决神武之斷天下惡乎極治哉臣愚不佞故為斷說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都官集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馬啓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　儔

都官集卷七

宋 陳舜俞 撰

說

說祭

說曰鷹獺猶知祭可以人而不知祭乎然祭之不以禮鷹獺之道也先王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然後天下莫敢不事上天子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而民無有遺其親故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

諸掌乎祀享之禮人皆有之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斯之謂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記曰周公其達孝矣乎是周公之郊禘未有非禮也周衰天子諸侯壊法紀不郊用致夫人逆祀天下之禮蓋紛然矣秦亡漢因俗儒不明先王之法九天八神羣畤之屬歲率四百餘祭天子之廟㣲天下月游更衣園陵殿寢嘗以百數其文豈足道耶後世卒不可復甚而有妃

后之獻齋娘之奠爲褻瀆天地之道嗚呼神其享乎由是觀之郊禘之禮雜然無復治蕝民識上下之别案雜然以下十二字文義不明當有脫訛無别本可校姑仍其舊此陛下正千載之失禮全一代之恭孝前王無以比其隆而後世守其法矣臣愚不佞故爲祭説

說財原闕

說兵

說曰兵者國之利器文德之輔助也治亂安危繫焉黄

帝以來未有能改也五帝之兵師而不陣三王之兵陣而不戰五霸之兵戰而不敗六國之兵敗而不亡五帝之民循法令而化德義雖有刑辟盖有畫衣冠而不犯者矣故曰師而不陣三王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故曰陣而不戰五霸之民勤諸侯以伐諸侯小事大弱事强伐必服攻必取故曰戰而不敗六國之民合從連横争城殺人盈城争地殺人滿野朝囚而暮王朝遁而夕返其勢無常故曰敗而不亡

噫兵之亡久矣古之兵自為今之兵為人古之兵自養今之兵人養之自為者必盡其勇則多勝不幸而死其民無怨為人者驅則進不驅則退法令不明而人未服盖有不出其力者不幸而死將軍曰在予一人奈何欲其能戰也自養者易蓄而兵農不易業兵雖日繁田日加闢而粟日贍養於人者難厭飢則求餉寒則索衣能益一兵而亡一民兵日繁而民日困財日益不足矣奈何欲其不亡也秦之兵土崩魚爛而不可用不足道也

兩漢之兵盖不及六國兵皆命於中然一養於京師出而勝負繫於人晉宋隋唐之兵不及兩漢兵養於上而不得制人知為帥而不知為天子賞賜且不給矣君子視六國以來所謂兵者皆取亡之道也後世冗而不能去飽食煖衣而無所用為之計者以為無可奈何嗚呼兵其可得見乎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桑無不蠶而蠶者長寒山海林澤之利無一不障蔽而民冒刀鋸鞭扑以一竊衣食於其間關市者不厭錙銖毫毛之

征以補公利商旅以命令持粟與糧轉而輸於邊者還握虛劑以待縣官而有積歲不能給緫是數者天下之財日匱而國家日不足天下之獄日煩而民日困皆兵之由臣竊計天下之兵無慮百萬其受衣食於縣官無慮千等斷長補短一人之受歲五十千則天下之費歲五千萬天下之户纔千餘萬以十户養一兵天下之賦歲入未能以億數而兵受其大半矣奈何天下不窮且盜也夫匹夫蓄牛馬以為引重致遠之器者則日糜芻

豢而無所辭故用之以負萬鈞以致千里力不足則鞭策加焉牧牛馬者為不任責矣此兩漢以來養兵之道也今夫衡朱轡玉丹㕍粉皁不獨有甘芻美草之費及加一輿薪而就夷路且日不百里動有蹄齧泛放敗壞之憂主人有隣國之車則日出帛與金求傭保廝養之力然後勉其不逮積歲如是牧牛馬者不為愧主人不為改轅易御之道嗚呼畜牛馬之愚者未聞若是況其蓄治亂安危之繫乎此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愚不佞故

為兵説

説戰 原闕

説河

説曰萬物之性不同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是以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於地中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孔子作禹之法常存孟氏出禹之法益明嗚呼不以禹之法而治者皆拂其性也古之於水也導而深之後世塞而障之禹導河積石至于大陸播為九河

入于海導而深之也後世搴長茭隤林竹揵石菑塞而障之也後世以民避河今也以河避民戰國之時堤之去河嘗二十五里而遠漢之築或百步或數里而近桑麻耕稼不在焉今世澶魏之民其居古堤之閒矣水之欲至於是則壞我耕稼桑麻矣為民計者不遷其土田不徙其城郭而求寬閑之地以避之徒日抱土石薪竹與河爭區區之力而求其避信不可得也今夫以五㪷之罇為五㪷之受則滿而不溢復加之一勺則傾覆傷

敗乃至理勢之常也今以一河之量而為九河之受且非行於地奈何欲其無決溢之患乎不決於此必決於彼不災於春必災於夏横壠塞則商胡危矣商胡塞則大韓危矣亦理勢之常也今其計者恃生民無告之力憑縣官不給之費所求一切幸以邀一時之賞非有經遠持久之識愛民勤國之節也在上者從而任之惑矣今夫薪藁之糜歲且數十萬而朽敗攘竊者三之一兵民之力歲亦數十萬而逋逃墊溺者三之一竭民之財

耗上之賦泥塗吾民之命非河之禍也計者之不善也夫適天下之宜者興天下之利通天下之權者除天下之害以今視禹不知幾千百年其迹不可復而河之虞自漢酸棗以來未有能免也以今望漢亦不知幾千百年而其敝無常語曰善為川者决之使道此後世之權宜也若夫絶邀功興利之人惜生民塗埶之命紓縣官億萬之費則徙民寛閑而縱其流當世之善計也六塔之役不曰計之不熟矣商胡益其危而金堤之憂不紓

然濱棣德博之民已蕭然矣此其效也臣愚不佞故為

河說

說豫立太子 原闕

說倖 原闕

說節 原闕

說勢

說曰夫君人者以一人獨立於兆人之上不出戶牖之
間而能號令四海又垂之子孫或數百載危而復持顛

而復扶是豈獨恃名器位號之力哉由天子之勢自有興衰之繫也後之言勢者推本前世興廢之迹一出於勢之彊弱謂不封建不親親賢賢王道不備為是語者未足以適道矣天下之勢不以諸侯存不以郡縣亡勢之存諸侯有諸侯之勢郡縣有郡縣之勢天下之治一也勢之亡也諸侯者彊郡縣者弱彊弱之勢不同而天下之亡亦一也秦懲六國之合從割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亡秦者耕夫戍卒漢鑒秦之孤而分王功臣子弟而亡

漢者外戚大家光武戒功臣之彊封邑不過三四而亡東京者彊臣豎妾晉魏之君或耗於王侯或剥於郡邑其興廢無常唐初魏李數君子其議前世之廢興亦熟矣而卒篡唐者藩臣孽帥由是而言天下之勢不在封建之與郡縣明矣然今之郡縣古之諸侯地也古之親親賢賢今之郡縣守宰也顧制使之道如何耳制使之道必因其治亂審其彊弱雖王侯而不驕雖郡縣而不削制之而不彊天下有維城磐石之固使之而不弱天

下無土崩瓦解之憂如是謂之善得天下之勢奕秋天下之善奕也其為必勝之道亦先審其勢使彊而不驕弱而能守奕者尚爾况天下乎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今天子之諸子弟是也不胙之土不居之邑不專之刑政猶未病也使生於宫庭溺而妾婦内而不見禮義之習外而不知稼穡之重非有師傅之嚴學校之美以養之至於制而不任其賢抑而不考其材雖有峩冠大帶之美高車列駟之盛其特禁錮之而已天下之材則

養之親親之材則不養天下之賢則用之親親之賢則不用語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豈所謂彊其勢者乎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今天下之郡邑是也今不賦其土田不錫其山澤不武其厮養不假其生殺固制之善矣然假守之臣間歲一易民不識其容色士不聞其命令庫無利兵邑無完壘一夫攘臂羡卒不可以當關干夫揭竿市人誰為之赴死書曰儆戒無虞傳曰有備無患軍之善政也彊其勢者果若是乎圃人

知愛其桐梓歲一斬其櫱而枝不繁所以固其幹也使昧于所養而甚於所去卒然使至於無枝而本根無所庇非育材之道也圃人知愛其桐梓為天下者不愛天下乎臣愚不佞故為勢說

說官原缺

說任

說曰天下之任無有大小惟其人之賢不肖患乎不擇既擇之欲盡其才患乎不久雖有騏驥駕不終日不能

致千里雖有聖人仁不一世王道不備頌聲不作夫成
天下之亹亹盡天下之事業其久之謂乎奚由知其然
也天地久以生日月久以明山川久以高水泉久而達
石火久而燃金砂久而鏤玉蘭槐之根滌之而為芷吳
越之人傳之而齊言久其可已乎記曰凡學官先事士
先志古之官人者皆有天下之事業凡三公至于百執
事之人推其所負見其所施者皆若固有之居之又且
久是以治道日至而天下和平今之官人者其業非素

具至于職事皆暴集於時而驟取其術其間雖有聰明敏博之性臨事而達復不至于三年而一易甚者數月或不待暖席也天之於萬物也春生之夏長之秋冬以成之必歷四時而後生育之功就星辰之經日月之緯陰陽之交晝夜之代必至三年而小備五年而後大備嗚呼以天生物其久若是以人治人而有不暖席之化耶是以治道日戾於古生民無所聊生其當天下之責者晏然不思亦惑矣夫事修於誠久而敝起於間隙中人

勉於總覈而懈於無所歸責今吏既數易事無以責其實人人習為苟簡之道以取容悅其人心不同則非有繼繼續續之政前之所興則後之所置去者之好則來者之惡是以刑姦未必改冀於復幸進善未必勸有以復廢簿書緣絶吏生姦饕迎送相仍民用紛擾此前世論之舊矣惜乎聖朝之未能改也縣令者有百里之任三年而去民不能識其容色况知疾苦乎况不三年者乎二千石者有數百里之任三年而去民不能聞其聲

音况美風俗乎况不三年者乎其敝由官冗而進不擇郡縣之職不精於補吏有司幸遷徙之速而不復知有吾民休戚之政也今按舉者有千里之任三年而去行不能徧况知賢不肖乎省府者視邦國之事朝更南司暮入北署手操一柄目佇一權何補敝興利之暇乎其敝由揔覈之理喪官人不考其績大官大柄以履涉為階而不復知有朝廷治忽之任也至於宰相者材百官平賞罰以治天下也夫人主不為金石之信大臣有不

自安之心雖夔龍周名不足成天下之事業况中材碉人乎今求名而進唯恐天下之勢不加於己完己而退復不顧未嘗有以塞天下之責由朝廷待之之禮重責之之實輕故人臣輕為進退之分不復知有朝廷安危之繫也總是數者官人之失可謂極矣其當天下之責者又從而不思生民無所賴而治道卒不可見矣古者以官為氏吏有子孫復於當今宜未為易若漢之得人蓋有總覈名實增秩賜金之事矣顧不為耳臣愚不佞

故為任說

說使

說曰使人之道上世使賢中世使智下世使力使賢者王使智者霸使力者强使人之力不盡其勇使人之智不窮其變使人之賢不竭其德德不竭天下望之變不窮四方神之勇不盡敵國畏之天下不望不王四方不神不霸敵國不畏不强此古今之通義有天下國家者之利器也是謂使人之善術也無術者不然以小德職

大化猶决畎澮而益江河江河不益而畎澮之深可窺矣以適變而臨廣用猶捧一杯之水而救輿薪之火熘者不滅而汲者無所繼矣以匹夫之勇而制三軍猶以一枝之木而楮九厦之壞棟梁卒仆而枝摧無完矣理勢然也故善使人者得其功勞則利格乎一世不善使人者豈惟不任責功利無所獲功成而敗利至而害隨又從而禍之者多矣賢者難使而易保者也智力者易使而難保者也賢者不屑就不利禄不逢君豈易使哉

然名踰而實不至位過而才不足則有之矣有可奪之禄無可奪之節有可忘之生無可忘之義豈難保哉智者敏於用謀力者果於自試是易使也智者動動則無守心力者蹇蹇則無顧義是起禍之源也此天下國家之至慎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慎使之謂也漢之使人也蕭何投馬箠而位公相黥彭逃鎖斧而為功臣至於朝為王侯暮為戮辱生為節旄死汚鋒鍔是不善慎其終也唯建武可謂善使之主乎咳唾金

帛必以萬數賜與之人結轍於道然分土不踰十邑封爵不過特進一世之人皆終於福祿而死於功勳是非人人之賢如是使之之術然也臣竊謂今非無魁壘之材比肩於太平勳烈之佐接武於本朝要在使之以器而不竭其量保之以道而不侈其心則君不疑於臣臣不負於君人人皆可用之材世世無淩奪之憂矣臣愚不佞故為使說

說進

說曰天下之患患在人樂高位而進樂高位而進利祿之心也抱道而往者雖進不樂也故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亦以不得禹為己憂然則舜禹又果樂乎竊負而逃卒得天下不如海濵之樂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道者富貴之保也有道去貧賤易行道保富貴難無道而富金玉者賈禍之幟也無德而貴軒冕者暴惡之器也今夫人力足以舉百鈞加一鴻羽

則訴而不受是謂之匹夫量力善使其力者以三十鈞任百鈞則人有餘力致遠而不困以匹夫任匹夫知不過其力為天下國家者以豐禄重爵而加之不量力之士惑矣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魯申公處經義則長問天下治亂則否黄霸入為三公則聲名減於治郡李文博善語政道而短於治國經濟皆力不足也明足以視百里而秋毫不遺千里之外拱把之木有所不見者矣百里之智加之千里之任則民不厭

望又加之數千里之事則枉橈紛委而民棄矣况愛一室之智取之以制天下之術是棄天下也不量力之患由使之不度德受之不任責退而無所歸其罪由是天下有不量力之進有不量力之進未有不利祿者也有利祿之進未有能愛君者也高山之下必有不測之淵高明之家必有不可追之禍故古者有天地大變三公策免不勝任布衣步出府為庶人有他過棧車牝馬放之田里甚者牛酒在道閭以不起昔者責實之世責實

之君嘗行之是以君子居其時也命至而涕泣不敢受榮劇則傴僂而益恭防患於未萌保身於未危豈悻悻而樂進耶樂進之世人不省己力不足以敵匹雛而氣凌三軍材不足以奉刀筆而志慕公相總覈之理喪而朋黨之事起修潔之方不自顧而惟占衒是悶天下之患莫不始此臣竊謂國家之法以卑官減小刑以高官贖殊罪此條目之常非馭臣責實之大柄今州縣疲懦不任職免官奪禄數歲而後復丞相不任職不失加節

旄雄視方面州縣貪墨犯法終身不齒甚者黥錮之夷島丞相犯法不失進華職偃息屏輔雖陛下進退大臣之禮適當然奈廉恥之風不競人人思得此高位為不危不辱之地哉今天下之治莫先乎使仕者量力而進指高位而人不敢為則立法宜自丞相始然後大臣法而小臣廉治道亦幾乎立矣臣愚不佞故為進說

說黨原闕

說副

說曰一目之視跬步不知背影一耳之聽席間不聞附語聖人鑒其然以獨見不足盡情偽也以專聽不足察隱遠也天下之任斯置天下之副一國之任斯置一國之副一邑之任斯置一邑之副天子者有公侯伯子男丞相至于百執事而後發號出令立于兆人之上公侯伯子男者有卿大夫士而後奉職貢以保社稷以和人民自丞相至於百執事者府有丞屬司有胥吏而後奉法度備官責夫張官置吏者非位號而表著居之也非

使令而左右先後取之也愛人任其仁慮事任其智臨難任其勇仁羣則愛博矣智集則慮至矣勇衆則力果矣聖人恐己不足而待副善推其所以為聖人賢人恐己不足而求副善得其所以為賢人衆人是己而背副仁鄙而智塞材日益不贍矣舉天下而言唯挈缾之任雖孺子可以獨受匹夫扛鼎則有失跌者矣況九鼎能以一手足負哉天下之勢何翅九鼎雖堯君舜臣不敢獨任後世之人視堯舜孰愈也堯之時天下簡易比屋

仁壽舜居百揆亦有十六族後世天下嵬瑣比屋鄙夫萬幾之事唯丞相一二人是問猶匹夫而負九鼎其不勝必矣武德正觀之治尚書省舍人六員天下之利害朝廷之與奪抗庭而闕決分席而與議是當天下之任嘗不下七八人開元之後亡矣姚崇雖有治今之功而有變古之罪趙誨之禍所緣而起也以今視姚崇又孰愈耶六房者吏而已是謂使令而左右前後取之耳非副也百畆之田一夫治之可也千畆之田必十夫治之

萬畒之田必百夫治之此耕者之智力不足田不耕雖有豐年稂莠生焉今百里之宰副以丞副以主簿副以尉為愛百里千里之長副以倅貳副以幕府副以掾屬為愛千里天下之相無所副特副之吏而已愛天下乎臣愚不佞故為副説

說士

説曰古之士其學也為己其仕也為道為己者在我其為善也無所不勉為道者在命故貧而樂賤而自分定

其於世未嘗有求而求之者人也今之士其學也為人其仕也為利為人者在人故其為善也無常心為利者不知命其於得失也皆蔽皇皇然常恐求之不逮也貧者必求自富賤者必求自貴晦者必求自白窮者必求自達天下如是行誼無復立廉恥無復自貴是以明王之治天下使學者莫不為己而仕者皆為道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天下之器或量乎大或量乎小以五斗之受較天下之器則受鈞石者棄而不用天下之木或分

乎長或分乎短以十尋之度度天下之木則千尺者無所材夫天下之士有不齊之器有不可一較之材而求者持一人之度量去取之其曠職而失士也必矣故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取小而遺大也故明王用人之仁不求其勇用人之智不考其信用人之言不較其德故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明王收士如此之博也明王之士賓於鄉薦於學材於官廩於位皆不待其求而人求之又其博如此故士得習為無求其進無苟

道官必稱事必舉而民用賴今夫不採其長不用其實較天下之士以言語為度量古之言也經其賦也史猶可以通天下之事業猶足以得方聞博達之類今之言唯是聲病工拙有司持以為度量以待天下之士天下之士不求則不聞不自進則不達不合於有司則又棄之蓋有英雄魁壘之人寧自貧賤不詘於俯就而自試者矣若是人者上固無科以求之故士習為自求其進未必賢不材其官不事其事而民不被其澤矣古之人

未必皆賢今之人未必皆不賢古之進未必皆恬今之進未必皆不恬由上不爲愧厲之道天下相習而成風也古之人上既求之言不聽諫不從遇之不以禮則慾然而逝豈若今俛首求信於有司耶夫士不待其求而進故衆以濫計者不探其源而止其流仕以歲月爲資而每進又責之保任然後得一命加一級夫保任者非問賢否徒以上舉下大官薦小官其人未必盡賢其自致於爲上也未嘗無求而視人之於己乃謂不能無爾

非有脅肩順指之人交親貴勢之階貨利力役之奉不惟不得其舉將恐逭罪戾之不暇嗚呼保任者茲所以毆天下之士相與為利也其蹈道自信韜光不耀之人宜不在其選矣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況肯下儕鴟鳶而爭腐鼠乎以今科條歲增舉路日廣然進士不脱乎聲病科目猶規于名數經術必貴乎訓詁此數者皆徒能待中材之人望於利禄者奈何將有非常之材不試之業耕莘釣渭之賢漆園柱下之吏不為世俗

之事朝廷且不為殊科以求之夫安得不遺斯人之徒乎故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言賢者有以隱處也士者天下所以繫而治亂王覇之路也今徒得中材習俗之人而用之豈朝廷之利也誠能科試之外間發明詔並訪遺逸待以不次使天下之士高材獨行嘗有不求聞達而朝廷求之者則庶乎行義立而士厲矣臣愚不佞故為士說

說農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於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為己今之耕皆為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之上不為科以勵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為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為園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秆連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者工商之取於農詐偽無厭古之老佛入於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

詔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者障筦而皆有禁槁而不得救潦而無所泄古者教蓄積又有倉廩以發其匱今者不制不蓄凶年無所賴不免為流亡古之天下即今之天下而異於古者十奈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為吏者閙有勸農之事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

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千萬躋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為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為老佛者又數萬琱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史胥徒之類醫巫卜祝聲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人一而食穀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不足故命家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下一有水旱則命鄉師賙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養百其至於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

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蓄滋尚能賜田租寵强力賈誼晁錯或勸上敦本以杜游末然為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粟賞罰其為勸勵之道亦末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昔孟軻為齊宣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

矣或曰今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天下之法必始於名田而終於勸農名田之法必始於公卿大夫而終於黎庶勸農之法必始於法孟子而終於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於農臣愚不佞故為農說

說工

說曰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為其末不可以養本不制

其末本亦從而害矣古者百工之屬有六曰陶旊之工曰築治之工曰玉石之工曰車梓之工曰韋革之工曰萑葦之工工雖多不過是六者天下之用蔑不濟矣先王知後世不能無亂故分之以不易業制之以不雜處禁之以不作淫巧故記曰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無赦然猶患其末也不美宮室不侈黻冕車不雕幾器不刻鏤當是時也百工之人持度量繩墨以事其上無一不在於禮其為衣食之道皆才足以自贍三代之所

以務農重穀者由斯道也然三代衰世之君皆不顧先王之法窮天下之侈麗以奉一時之欲末作者從而利之浸以無已以至秦漢之君池臺塗金碧之飾衣冠增文繡之美皿器施珠玉之華君好於上民好於下君為其一民為其二天下紛然蓋不可禁已嗚呼民之不幸其亦甚矣乎三代之時其君義而有制其民儉而有禮其末作僅足以相生養後世其君侈而無度其民縱而無節其末作顧已如何矣然而浮屠老子者何居而來

也其為衣食棟宇之費皆非取諸己是以用而不會窮奢極靡而無所厭古之工居民之一今之工居民之百古之財君取其一民食其九今之財君取之浮屠老子者又取之轉以衣食於百工是以百工日富而農日貧噫先王務農重穀之道亡矣今山林斧斤無有休日天下之財聚於宮塔而生民之居有暴露者文繡纂組有被於土木而生民之衣有藍縷者金玉雕靡施於服器而生民之食有蒲葦者今之所市古之所禁也今之所

以獲養於上者古之所殺也木不得蓄於林珠不得藏於淵金玉不得抵於山其餘翡翠玳瑁象貝之屬皆不得遂其生今之所忽古之所重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物之性夫百工要利而日偽上焉者不設經制又從而好之求盡其性不可得也臣伏以陛下恭儉之德雖漢之孝文未能及也惟是承平以來經國之人不著法度以杜機巧浮屠老子又從而招之所以末游盛而風俗靡今其可謂甚矣不可不止也朝廷以純素之化

先之於六宫次之於大臣後之於天下天下以畫一之制始之於浮屠次之於郡縣後之於生民使人人以約易侈以質易文百工之巧無所為自然民富而農勸王道之本立矣臣愚不佞故為工說

說商原闕

說田

說曰古之聖王在上而下無不足之患者非能並耕而食之也為其田之有制也民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可

一日而無制是以聖人起必先制田三代井牧之法是也計口而授之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以耕故民足於自養而無貧富强弱之差也井田一廢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黎民窮困逃秦而歸漢然而漢不為之制方輕田租躬籍田劭農夫寵强力故民莫知勸且不勝流冗矣由無制也此仲舒師丹荀悦為時君言之詳矣方今之事不惟無制又從而亡之者多矣中國承平生齒蕃衍宜無讓於漢而天下之田其數纔二百五

十萬頃而廢者又嘗二十萬校之元始纔三之一是制既不立寖入於兼并不唯吾農無所耕朝廷之賦亦從而亡矣景德中增田三十餘萬而歲賦反減七十餘萬此其驗也夫天下有兼并之民專利之公卿大夫不耕之釋老漫衍之陂澤而望天下之田日廣天下之稅日增不可得也古之兼并兼民利也今之兼并又并公稅也其歸十夫之田者或不受三夫之稅卒以其餘稱報亡徙而誠無有一二由經界不明吏緣為姦不可制也

古者公卿大夫專利四百頃為甚多張禹是也今之公卿大夫動以千數而不厭由名田無法廉恥不立而風俗不競不可不制也今之釋老古之南畝之民也一入游惰坐而無事不唯民養之公家又以田養之將見民皆棄勞辱而歸游惰矣不可不制也古者陂澤之利皆有水官以治之今水部徒有位號非有常職廉刺守長其名勸農而未嘗知責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周有焦穫盖有汪洋演迆不可得而耕植者矣不可不知也嗚呼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之廠如是而不為制理之道主者得無愧乎稅租可均也兼并可限也游惰可止也陂澤可治也在朝廷謹於經制責於官人而立法必始貴者天下之田日闢天下之稅日起生民之利可勝言哉臣愚不佞故為田說

說諫

說曰昔者天子之臣諫者七人雖有儆僻無政而不亂

諸侯之臣諫者五人雖有謾讕不法而不亡卿大夫之臣諫者三人雖有孱肆失職而不辱士庶人有諫友雖有嵬瑣棄業而不刑君不知君之難而昧於求諫謂之獨開招納之名而乖虛受之實謂之愎有順聽之美而亡力行之義謂之弱知斯三者聞善而樂聞義而徙聞過而悔聞惡而止而已耳臣不知任責之重而昧於為諫謂之墨好直言而闇大理謂之愚屈禍患而回勢利謂之賊知斯三者能强國能愛君能興治補救能進賢

退不肖能不疚富貴能不畏刑戮而已其君如是國則為治國家則為治家其臣如是大臣不泄邇臣不私遠臣不茍吁其可謂盛矣前此者其君未嘗不受諫而天下未嘗治其臣未嘗不諫而名譽未嘗賢故君子不以納諫為難而以知言為難不以進善為難而以蹈道為難何謂知言有逢君之諫有要君之諫有一曲之諫有醜善之諫逢君之言辯而似智要君之言訐而似直一曲之言迂而似法醜善之言蔽而似信是以君子不可

不察也故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何謂蹈道好古之諫昧於適時之變好仁之諫昧於臨事之斷好動之諫昧於靜謐之理好法之諫昧於忠恕之厚是以君子不可不察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唯邇言是聽唯邇言是爭五帝之世其臣不及其都吁謀謨有戒而無諫而天下治三王臣主俱賢誨之以治亂通之以諷諭而王道成後世其君不及其臣不諫不治不諍不從而君臣

之道無常矣故龍逄比干畏責以死諫伯夷叔齊畏道以遁諫周公君陳畏治以詩書諫宮之竒百里奚畏亂以辱諫鬻拳洩冶昧其無可為而以刑禍諫嗚呼君子愛其君之心亦至矣奈何幸不幸之異也君子知言與道之難而知其美惡猶有二蔽焉事小善而亡大患勤於謀始而怠於樂成此天下之大患也晉武帝可謂有容德矣大臣劉毅比之桓靈而不愠其訐及山濤陳經武之備而不用和嶠納儲貳之憂而不從孔恂語元海

之奸而不除此事小善而忘大患也唐太宗可謂能好善矣房魏數人者犯顔則悦逆耳則順張元素疏乾陽之役以同亂於桀紂且能聽而止一有翠微玉華之侈貞觀之風殆矣此勤於謀始怠於樂成也善用諫者無他知其難與𢾅之説而存之治道其庶乎臣愚不佞故為諫説

說恩原闕

說宥

說曰古者有宥而無赦故曰宥過無大又曰殺無赦宥者刑之仁也今者有赦而無宥故比年一降三年一赦赦者宥之失而刑之賊也易之解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蓋曰過則赦而宥其罪非有罪而赦之也穆王道衰吕侯作刑而刑罰之疑有赦穆吕之刑非舜臯陶之刑也舜為君臯陶為士師天下宜無刑猶曰罪疑惟輕立法以教後世也輕者忠厚之道非赦之謂也春秋肆大眚仲尼譏之非是之也漢儒不探其意詐古以罔今或謂

國君過市則赦是國君所至詔人以殺人亂莫甚焉故詩曰彼宜有罪女覆説之昔者天子一受命禍亂一息新舊染定民志君子猶曰王道之薄也舜受命誅殛放流者四人而天下服未聞赦也管子曰赦也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惜乎論之小也非之而猶以爲利苟於暫恩而不知必去此桓公所以霸也漢爲甚矣論者數人焉唐不盡革也或止之或推之亦數人焉然未有比年一降三年一赦若今之甚者也夫天豈不愛

斯民而能為之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使田不耕而植乎不耘而獲乎風雨不時豐年不常則民日仰首雲霓之下竊幸一豐樂亦曰天之賜也勞耕而植力耘而獲其有粱稻則知自貴而不費此天之所以不為也今天下大澤計日而知則下非有雲霓之望小人屢罪屢脱則不若一幸豐年而知自貴此赦而又失者也上世無赦其刑平其次有赦而賊刑今夫屢下而賊恩賊刑者殺人不死傷人不刑然小人猶以幸而獲免日誦天子之

德而不復蹈其姦賊恩者天下亡命屈指俟報不知朝廷之仁而謂之典刑適爾釋而未必改謂後之日復當赦天下由赦而偽者多矣是方於前世不獨有患姦失惡之嘆用恩之敝一至於此可不念哉臣伏謂事有挾山超海不可為者折枝則非難也以今君相聖明使天下刑措其勢猶折枝况不數赦而已乎唐太宗何人哉顧不為耳臣愚不佞故為宥説

說禁

說曰獸之走壙鳥之飛林民之趨利皆性也先王因民之利而利之故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海不愛魚鹽山不愛金鐵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茍可以衣且食民皆共之為先王之民其亦幸矣後世酒有榷鹽茗有禁金鐵有賦關市有筭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茍可以衣且食者國皆障而取之然而民固困矣國家猶有補焉是以後王不能改也今則異於是山海之利奪於民而莞於官有司不為權宜通流之術而取贏焉徒設刑辟以制

天下使民怫口腹心知之欲違賤美而就貴惡以求十倍之利是以官刑日煩公利日耗國用日不足禁之敝未有是也朝廷徒有專利之名而不見為利之益生民徒有抵冒之苦不能怫飲食之樂今千室之鹽茗市於官者不百十爇酒就榷者無五六由朝廷之法見利於近不見利於遠取贏於貴不取贏於賤有司徒有畀波之意天下常有百分之民未嘗為公利郡縣之刑僅制其一而天下之獄歲已萬計將盡制之天下怨讟不可

勝矣楚人載貨貝而之齊一求二稱之息踰月而後返一求五稱之息踰時而後返其取寡者能以一時而三之齊是其取五者五而其取二者六矣今天下之禁正類於此主者徒見取多之數而不知速返之益故未嘗通其法又從而增益其筭爭一時尺寸之利是無異救人之跌而引其足不惟無益且徒速其死耳今天下以禁入泉歲纔能二三百萬使通而求贏無慮十倍此利害較然陛下之臣皆能知之而不為由有司不責其實

徒苟且踐歴以自富貴遂使日蠹月壞將無可為也昔孟軻見齊宣王語以王政王曰寡人好貨軻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今天下之禁非陛下所欲為漢武以來未有能改也誠能通法輕利寡取而求羸刑得以清財得以博民力得以充國用得以足然則陛下雖用禁王道何損哉臣愚不佞故為禁說

說戒

說曰或問大禹戒舜信乎曰書有之曰毋若丹朱傲唯

慢遊是好罔晝夜頟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若是語中人不足道況聖人全德已乎曰古者養由基善射挾六鈞之弓百步以射楊葉百發而百中有過而笑者曰是未足以語射也夫善射者百發而百中今日百發謂之有功明日復射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並棄以聖人而治天下萬慮萬得謂之善治一慮不得萬慮之缺是以不可不戒也曰以丹朱戒舜不已甚乎曰戒者不可不甚也甚者所以固其終也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美哉大禹之德也使後世下得以戒上臣得以戒君必自大禹始故成王之為君也周公告之書曰無逸曰立政召公遺之詩曰公劉曰泂酌曰卷阿是三者不同謨愛君愛天下之志一也王者治天下之始何嘗不退託不明畏神器之重念天命之大而皆博訪忠諫以補察不逮深求民隱以順協羣附若是時也觀天下之治易若反掌及其志磨於歲月身恬於安逸耳目悅於聲色起居樂於臺觀馳騁快於犬馬玩好美於金玉朝燕

廢朝夕飲廢夕有善始之名而無善終之美先為天下之治而後為天下之亂是無他由戒其始而不戒其終也故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宣王中興之君也君子觀鴻雁之美庭燎之箴沔水之規鶴鳴之誨祈父白駒黄鳥之刺斯干無羊之作知宣王之無終周道不復興矣使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不為斯干無羊之占夢文武之治斯燦然矣文皇善治之主也君子觀世南文本之諫玉華翠微之役知文皇之無終不為純王

矣使貞觀之勤不替老而納善如得魏公之時聖人之治豈如是而已哉語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以君子惡乎晝也人皆有欲善之志而久之難君皆有欲治之心而終之難故易曰受以未濟終焉臣伏謂陛下明德謹始虛心求治垂美一世前無百王巍巍乎聖人之道不可及矣伏惟知所以始之則念所以終之成所以為之則求所以戒之然則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陛下之道遠足以繼舜陛下之臣不慙德於大禹豈區區

周宣唐宗足比隆哉臣愚不佞故為戒說